



鼓詞

余英买鱼

繙詞潤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还 賬

滿山四野开遍了鮮花，
山窪里長滿了好庄稼，
高家村有个高大爺，
庄稼行能手人人誇。
人老身强精神旺，
小日子过的真不差，
你看那，石头牆壁青瓦屋，
簇新的大門是他家，
猪羊成群牛成对，
每一年，收的粮食抵屋笆。
人民政府动員修淮河，
高大爺他說治淮是白搭。
他又說：“国民党从前也‘導淮河’，
落个灾害更增加。
千年老病难治好，
誰願白白去把力气花。
俺妹妹，婆家住在淮河边，
哪一年，不逃水荒到俺家，
哪一年，春荒她不來借債，

有借无还也难怪她。”

高大爺不知治淮成績大，
千里平原收庄稼。

他說是：“眼沒見來咱不信，
多事人，說話总帶三分誇；
淮河离此百十里，
傳來的話兒难免要驕假。”

他常想自己能去看一看，
也順便瞧瞧妹妹外甥家，
要是淮河修的好，
她家的日子一定要發達。
舅舅外甥几年不來往，
不知他家过的怎样啦。

高大爺，这里心中正怀疑，
門外边，跑來兒子小高瓜，
一口气跑到后院里，
高兴的結結巴巴喊爸爸，
高大爺忙問：“孩子出啥事？”

高瓜說：“南崗上來了表哥張水娃。”

高大爺听說猛一楞，
我在这里正想他，
已經几年沒來往，
今天不知來干啥？
一把抓住高瓜手，
急忙就往門外拉。

小高瓜，一面跑來一面說：

“俺表哥，陪着一个姑娘家，
远看好像女同志，
近看鞋帮绣红花，
他俩衣裳都崭新，
表哥右手还把驢子拉。
驢背上横个布口袋，
不知里头装的啥。”
高大爺听來点头心中有数，
随时就把主意拿。
喊出老伴來商議：
“窮外甥三年沒有來咱家，
今天又帶一条毛驢子，
想必又是來‘設法’。
我看是借稻給他做种籽，
借麥給他磨粑粑①。”
老奶奶說：“今年咱家稻不多，
還要買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……”
高大爺一听不乐意：
“怎么你尽說小气話，
咱只有一个窮外甥，
他家鄉三淹兩旱土地差，
要叫他远远而來空手回，
对不起我的妹妹他的媽。”
老奶奶，点头就說：“好好好，
我沒說不借給他你吵啥！”

① 粑粑，用面粉做的餅。

这里說話沒落音，
張水娃夫妇到了場地下，
狗子咬的驢打轉，
越咬越近过了竹籬笆。
高瓜攔狗接表哥，
拴好了驢子進了家。
口袋放在桌子上，
張水娃滿臉笑容露白牙，
高高兴兴喊舅舅，
親親熱熱叫舅媽。
隨來的媳妇紅了臉，
手帕掩嘴托下巴，
輕聲小語淺淺笑，
喊了舅舅喊舅媽。
舅舅開口稱乖乖，
舅媽帶笑就把姑娘拉。
搬來板凳抹干淨，
一同坐下來拉呱。
舅媽問到那姑娘，
水娃說：“是咱媳妇年十八。”
舅舅舅媽連稱好，
“好外甥，总算娶妻成了家。”
这里舅舅外甥談得歡，
舅媽廚房辦“中茶”：
六個雞蛋兩碗水，
雪白的砂糖碗里撒。

吃过“中茶”收去碗，
舅媽把外甥媳妇順手拉，
新媳妇随着舅媽后房去，
高大爺这里开口問水娃：
“你怎么，几年不來看舅舅，
累我常常來記挂。”
水娃說：“請你舅舅別見怪，
实在是時間太少啦，
我在家当上村干部，
工作太忙无閑暇。”
高大爺，桌子那边磨过來，
碰到口袋硬巴巴，
高大爺，弯下腰來摸一把：
“你这里面裝的啥？”
水娃一旁咧嘴笑：
“舅舅舅舅你猜吧！”
高大爺，搔着头皮細細想：
这袋里，也許裝的是破衣裳，
新婚夫妻到舅家，
要想圖个外面光；
借來新衣身上穿，
破衣旧裳口袋里裝。
高大爺，越想越对开口說：
“你來見舅舅为啥还假裝？
水有源來樹有根，
你媽媽，是咱高家窮姑娘。

淮河水淹年年窮，
年年借貸上我庄；
打腫臉來充胖子，
借來新衣充富郎。
我猜就是這回事，
口袋里裝的是舊衣裳。”
水娃听罢哈哈笑：
“舅舅你猜的走了行，
我的來意你不知，
難怪舅舅猜不上。”
高大爺生來脾氣躁，
說了聲：“你們來意我知詳，
想必是今年娶了新媳婦，
說不定淮河又鬧大水荒，
缺長少短要幫助，
找我舅舅來‘告幫’。
我已同你舅母商議好，
來不空回給你面有光，
借給你稻子做種籽，
借給你小麥做口糧。”
張水娃，連忙搖頭說不是，
“舅舅你究竟不是諸葛亮。”
說着伸手拿口袋，
東西倒在桌子上；
高大爺舉目仔細看，
桌子上，又是棗子又是糖，

青花布來藍洋布，
小孩球鞋有一雙。
張水娃，滿面春風帶微笑，
對着舅舅把話講：
“這次來，一不向舅舅借稻種，
二不向舅舅借口糧，
三不向舅舅借錢用，
四不向舅舅借衣裳。
多年來，幸虧舅舅幫助我，
年年月月記心上；
這次來，想把賬兒算一算，
有借有還理應當。
這點禮物表表心，
請舅舅收下千萬別推讓。”
高大爺，那還顧得接禮物，
直楞楞，只把水娃上下望：
“水娃水娃你咋弄的，
怎麼變得這個樣？”
水娃連忙說端詳：
“舅舅，舅舅你聽我講，
想過去，我家住在淮河边，
三淹兩旱常鬧荒，
過日子好像走刀山，
如今想起來也心傷。
解放後咱們翻了身，
土地改革大解放，

毛主席下令修淮河，
真正是好处太多没法講。
治淮三年成績大，
水閘水庫造的强，
千里平原变良田，
淮河兩岸稻花香。
河堤加高又加厚，
条条內河都通暢。
水庫造的像座山，
閘堤好比鉄城牆。
管制洪水全靠它，
使我們的庄稼長得旺。
麥稠蛇头進不去，
高粱稈子丈把長；
这几年，我家日子年年好，
將來更比現在强。
利用淮水來發電，
用机器干活又好又便當。
收的粮食真要堆成山，
好日子过的要比鮮花香。
舅舅如果不相信，
請到我家去望望。”
張水娃越講心里越高兴，
高大爺一边听的喜洋洋，
捂着嘴也忍不住笑，
兩手不住拍巴掌：

“从前别人講的我不信，
我还說治淮不过嘴講講，
这次听你这样說，
喜的我心里直痒痒。
对对对，我要随你去看看，
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。
淮河千年老病能治好，
共產党的領導真正强。
水娃呀，
要記住，这好日子打哪兒來，
毛主席的恩情百輩子也不能忘。”

1953年7月7日寫于佛子嶺

刘 海 朋 堵 埧

七星鍾，嘮嘮搖起鼓三通，
唱一唱，三河閘堵埧有功的刘海朋。
刘海朋本是一个打魚漢，
同他的表妹玉榮有感情，
那一天，風和日暖天气好，
擇定了大好日子來結婚。
漁民們敲鑼擡鼓來賀喜，
漁船上男女老少鬧歡騰，
到天晚太陽西下月東起，
刘海朋夫妻双双進艙中。
这时候，只听水面划船嘩啦啦响，
刘海朋爬出船艙看得清，
只見那，数只漁船划過來，
進港口，噯噯呱呱起雜声。
夜靜听話分外清，
說的是，船進港口避台風，
刘海朋听说今晚台風到，
好一似头澆凉水怀抱冰。
海朋問：“台風消息哪里來？”

漁民答：“指揮部里來的信！”
海朋問：“船長同志來了嗎？”
漁民答：“帶民工堵填做夜工！”
海朋問：“为什么不叫我們去？”
有人說：“新婚不能把你來驚動。”
海朋問：“你們为啥轉回來？”
大伙說：“歇一夜明天做日工！”
刘海朋回到船艙打主意。
刮台風，三河草填難完工，
草填上，民工虽多水手少；
刮台風，浪大流急怎能行？
海朋想，三河閘是中國第二大閘，
世界各國都聞名，
如果草填堵不好，
三河大閘難完工。
又想到，修好淮河好处大，
給人民帶來万年好收成。
又想到，自己是个青年團員，
有困難，團員應該帶頭行。
想自己当过水手懂水性，
堵草填的技術也都懂，
多一个人就多份力量，
决心帮助草填來完工。
新娘子，睡在被窩里伸頭看，
看海朋，眉头緊皺有愁容，
猜不透海朋心中想什么，

剛結婚，有心問他難開聲。
新娘子頭縮被內等新郎，
等着等着睡蒙眬。
刘海朋想了一会又一会，
左思右想主意定。
你看他脫下新襖換旧衣，
換罢衣，一声不响出艙門。
刘海朋站在船頭把眼看，
只見那漁船全在避台風。
刘海朋向着漁船張口喊：
“同志們！愛國人人有責任，
這時候，三河閘堵埝正緊張，
咱哪能安閑避風在港中。
堵草埝，也是為了我們好，
同志們，我把好處說你听，
堵草埝，為了造好三河閘，
造好閘，有利于漁民和農民。
洪澤湖里關滿水，
交通便利船暢通；
那時候，水大魚多好撒網；
行船時，不要拉纜能扯篷；
湖下游，農田得到水灌溉，
淮河岸，年年丰收好光景。
同志們，堵埝都為我們好，
誰願去堵埝快報名！”
大伙兒听罢海朋一番話，

齊聲道：“我們全體都報名！”

海朋說：“願去的人跟我走。”

拔起錨，拉篷搖槳把船撐。

刘海朋站在船頭撐船走，

他舅父船后呼喊他不听。

他舅父知道海朋脾氣硬，

叫不轉，也來幫着把船撐。

新娘子知道海朋去堵垠，

穿好衣，來幫海朋拉船篷。

數只船離開碼頭到湖面，

遠望見草垠上燈光映水紅。

使尽力，船行比風還要快，

忽然間烏云密布滿天空。

滿天云，風沙不分天和地，

只听得風卷浪聲轟隆隆。

光閃閃一聲霹靂當頭响，

嘩啦啦，掀起水浪像山峰；

大浪頭，把船掀起几尺高，

刘海朋急喊大家收船篷。

船工們，握緊雙槳掌穩舵，

船上人驚心动魄懸半空，

只怕那船小風大誤了事，

又怕那去迟垠上誤了工。

洪澤湖，白浪翻翻如山倒，

浪趕浪，浪浪開花水勢凶！

風刺骨，好像鋼刀割破胆，

風浪大，草埧处在危險中。
幸虧得片刻來到草埧邊，
小漁船靠岸拋錨躲避風。
劉海朋跳上岸來大聲喊：
“是水手，跟我搬石打沖鋒！”
大伙兒運石堵埧忙又忙，
風太大，灰沙迷眼嗆喉嚨。
劉海朋帶領大家上草埧，
一眨眼，加入堵埧人群中。
草埧上，人聲嘈雜聲勢大，
頭接尾，抬土搬石忙匆匆。
堵草埧，埧口越窄水越涌，
水流急，好像野馬往外沖，
一霎時，洪水陡漲一公尺，
只急得，人人心里亂翻騰。
每個人，衣服濕透汗直淋，
埧兩邊推土搬石向前涌。
無目的，石頭拋在水流中，
大石塊，被水淌走一場空。
海朋想，浪費塊石是小事，
風浪急，恐怕草埧被浪沖。
劉海朋看這情況很危急，
拉開喉嚨叫連聲：
“沙包石塊壘上流！”
聲嘈雜，個人叫喚听不清，
劉海朋叫大家下水動手干，

糾察隊，拉着海朋喊不行：
“下水底，必須指揮部來批准。”
刘海朋只得叫大家停一停。
他跑到指揮部里找政委，
他代表漁民請求要做工，
他又把，堵埧的經驗說一遍，
到最后，政委点头才答应。
刘海朋指揮部里跑回來，
急忙忙推开众人跳水中。
他只想，很快把埧來堵好，
忘掉了，水又深來浪又凶。
緊急中，个人生命不考慮，
他覺得，舍己為公最光榮！
春天夜，風寒水涼冷到心，
忙堵埧，哪還顧得身上冷。
看那水翻翻滾滾力量大，
忽然間，冲走英雄刘海朋。
刘海朋水底摸石沒露头，
急得那，岸上民工叫連聲，
救護船，拔錨搖槳來急救，
却見他，斗大塊石抱在胸，
抓住了，一道繩纜冲上去，
伸出頭，高聲叫喊众民工：
“大家伙，趕快都去壘上流，
大石塊，拋在下流白費工！”
广播筒，傳出陣陣嘶啞聲：

“拋塊石，要壘上流防浪攻！”

民工們，听他指揮擲塊石，

好似那，天落冰雹响扑通。

一塊塊塊石下水如落雨，

堵缺口，時間不誤一秒鐘。

籬粗的石枕推下去，

水点子，四面开花濺半空。

且不表海朋緊張來堵壘，

表一表海朋妻子李玉榮，

李玉榮，立在船頭心不定，

她心里想着丈夫刘海朋。

拿船篙，忘了搖槳丢了舵，

有心事，无意撐船船自橫。

她爹說：“孩子心眼放哪里？”

老实說，心里記着刘海朋！

恐怕他，風大浪大有危險，

又怕他，受冷受餓受了風。

拿一件，簇新的棉衣送他穿，

到草壘，壘口正在忙合龍。

李玉榮，東壘找來西壘找，

那多人，怎能看見刘海朋！

顧不的，衣褲濕透水淋淋，

从壘上，轉过头來下堤埂，

見海朋，跳在水底把石攆，

她擠在人群当中喊海朋。

刘海朋，抬起头來仔細看，